





朱子說經文所言致知在格物者是說人要推極自家心裏的知識呵當就那每日所接的事物上逐件窮究其中的道理務要明白不可有一些不盡處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心是人之神明人之一心雖不過方寸然其本體至虛至靈莫不有箇自然知識物即是事物天下事物雖是萬有不齊然就一件件上觀看莫不有箇當然的道理

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人若於天下事物的道理不能一件件窮到那極至處則他心裏雖有



自然的知識也未免昏昧欠缺有不能盡了所以說  
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  
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始字解做初字  
人於事物之理有未窮則於之知識必有不能盡所  
以大學中始初教人必使為學的於凡天下的事物  
無大無小件件上莫不因他本心已知識的道理益  
加工夫窮究必要求到那至極的去處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豁然是開悟的

意思學者窮究事物的道理今日窮究一件明日窮  
究一件用工到那積累多時有一日間忽然心裏自  
開悟通透

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  
明矣 表是外面指道理易見處說裏是裏面指道  
理難見處說精是道理精妙的粗是道理粗淺的人  
之一心能具衆理的是全體應萬事的是大用人若  
到那豁然貫通處則於萬物的道理顯隱精粗無一  
些曉不到此心所具的全體大用無一些不明了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這便叫做物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這便叫做



知至這兩句是總結上文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誠意是自脩第一件事毋是禁止辭自欺是自家欺瞞不着實的意思曾子說經文中所言誠其意者在於禁止自家的欺瞞不要有一些不着實處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謙字解做快字又解做足字人於惡惡必知惡那惡臭一般唯恐有些染着於身好善必如好好色一般務要得之於已這等呵自家心上方纔快足所以謂之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獨是自家心裏獨知處好善惡惡實與不實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心裏獨自知道這等去處君子必要謹慎以審其幾微所以說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小人是不好的一樣人閒居是自家居沒人看見處曾子說小人在沒人看見處幹那不好的事千般百樣都做出來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君子是好的 一樣人厭然是惶恐要藏躲的模樣揜是遮蓋著是顯着曾子又說小人在沒人處幹了不好的事及至見了君子的人却心裏惶恐左遮右蓋要揜他不好



的事顯出他好的事來這等人不是不知善當為惡  
常去只是他不能着實為善去惡所以至此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視是看然是相  
似的意思曾子說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不知  
道別人看着自家把肚裏那肺肝都見了相似要遮  
揜那惡也遮揜不得要詐為那善也許為不得這等  
心不誠實又哄人不過有甚益處所以說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是實獨  
是人所不知自家所獨知的去處上文所言人之視  
已如見其肺肝這是說小人實有那不好的心在裏

面便有那不好的形迹露出在外面此君子所以重  
以為戒必致謹於那心裏獨自知道的去處而不敢  
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這是門人引曾  
子平日的言語發明上大的意思說那小人在幽獨  
處幹了不好的事只說人不得知不知被人將他肺  
肝都看見了便與那十目同視着十手同指着一般  
這幽獨處豈不甚是可畏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 潤是潤澤廣是寬廣胖是  
舒泰的意思人若富足呵房屋便粧飾得鮮美人若



有德呵體便發見得潤澤如何得見那有德的人他  
中無愧怍心裏寬大廣平身體自然舒泰這便是德  
潤身處

故君子必誠其意 人若意識方纔德潤其身所以為  
學君子必使這箇念頭常常着實好善便着實好善  
惡惡便着實惡惡不可有一毫自欺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六章解  
釋經文中誠意的意思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

則不得其正 身有的身字當作心字忿懣是惱怒

的意思恐懼是畏怕的意思好樂是歡喜的意思憂

患是愁慮的意思曾子說經文所言脩身在正其心

者為何蓋惱怒畏怕歡喜愁慮這四件是人心裏發

出來的情人人都有但當察箇道理上不當惱怒却

去惱怒則惱怒便偏了不當畏怕却去畏怕則畏怕

便偏了不當歡喜却去歡喜則歡喜便偏了不當愁

慮却去愁慮則愁慮便偏了這四件偏了心便不正

如何能脩得自家的身子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曾子



說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不在呵雖是眼前的物件也都看不見耳邊的聲音也都聽不得口裏喫的飲食也都不知滋味了所以君子常要存着這心以檢束其身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上文兩節前一節說心有偏的弊病後一節說心不在的弊病都是說人要脩治其身先要端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七章解釋經文正心脩身的意思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猶於也辟

猶偏也經文中所謂齊其家在於脩其身者為何蓋人於骨肉之間固當親愛然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父有不義也當爭子有不善也當教便是陷於親愛的一偏人於俾汙之人固當賤惡然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他尚有可化或有可取偏是陷於賤惡的一偏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然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雖君上之尊為臣下者也當匡救責難便是陷於畏敬的一偏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 哀矜是憐



憫的意思教情是簡慢的意思人於貧窮的人固當  
憫憫若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這樣人也有不當  
憫憫處一向憫憫他這便是哀矜陷於一偏平常的  
人固當簡慢若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這樣人也  
有不當簡慢處一向簡慢他這便是教情陷於一偏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鮮字解做  
少字這是承上文說人若偏於所好雖其人可有惡  
的惡也不知了人若偏於所惡雖其人可有好的美  
也不知了若於其所好的人却能知其惡於其所惡  
的人却能知其美這等好惡不偏的人天下不可多  
得所以說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是  
俗語苗是田苗碩是茂盛曾子說人的情有所向便  
不免陷於一偏所以俗語說那若愛不明的人他的  
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只說是好那貪得無厭的人  
他的田苗雖是茂盛也不知只說不茂盛這等的都  
是偏之為害家所以不齊了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上文兩節是說身為一  
家的根本人若陷於一偏而身不脩便不能齊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八



章解釋經文中脩身齊家的意思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經文中所說欲整治一國必先整齊一家謂何。蓋家為一國之本若一家的人不能教訓他做好人却能去教訓那一國的人都做好人心無此理所以說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君子居人之上若能自脩其身教得一家之內父父子子兄弟弟弟都做了好人不必出到家庭之外那一國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曉得這道理要做好人所以說君子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

孝者所以事君也。孝是善事其親曾子說國之有君與家之有親一般在家事親之孝即是國之所以服事其君的道理。

弟者所以事長也。弟是善事其兄長是尊長國之有長與家之有兄一般在家事兄之弟即是國之所以事奉尊長的道理。

慈者所以使衆也。慈是慈愛卑幼衆是小民國之有小民與家之有卑幼一般在家撫愛卑幼的慈即是國之所以使衆的道理這孝弟慈三件是君子所以



脩身而教於家的然一國中事君事長使衆的道理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 康誥是周書赤子是小兒曾子引周書說為人上的愛養那百姓每當如那慈愛母保愛小兒子一般方盡得愛養的心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也 誠是誠實曾子又解釋周書說小兒或饑或寒自家不會說為慈母的保愛他用心誠實探求他所欲雖不能盡中其意也不甚相遠若百姓每的好惡比小兒又容易曉為人上的但推此心誠實去求之未有不得其所欲者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曾子又說女子嫁與人方纔有為人母之道未有在家先學養子而後出嫁的道理蓋甚言慈母養子之心出於天性之自然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一人指人君說貪是貪欲戾是乖戾不順理機是機關發動處曾子說為人君的能使父慈子孝而一家之內皆仁則一國的人皆興起于仁能使兄友弟恭而一家之內皆讓則一國的人皆興起于讓若人君一身貪欲乖戾則一國的人便都做出悖亂的事來上以此感則下以此應機關觸動處



自然止遏不住如此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這兩句是古人的言語。僨是覆敗。曾子又說古人曾說一句言語有差失足以敗壞了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時便可以安定其國。這都是教成于國的效驗。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堯舜是自古兩箇聖君帥是帥領。桀紂是兩箇無道的君。承上文說堯舜之為君他躬行仁愛於上天下之人見他所行的是仁也都去學他行仁。這是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之為君他自行暴虐於上天下之人見他所行的是暴也都去學他行暴。這是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令是政令。堯舜所好在仁故民從其仁。桀紂所好在暴故民從其暴。若人君出令教人以仁而平日所好却是暴。這是所令反其所好了。下民決不肯從他。此可見人君不可不先正身以帥天下之人。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是有位的人。求是責非。是說人的不是。要正他的意思。有位的君子必須自



家有這等善處然後可以責那下人之善若自家無這善呵如何去責得他自家無這等惡處然後可以正那下人之惡若自家有這惡呵如何去正得他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藏是存怒是推已以及人喻是曉自家不能有善而無惡却要  
去責人之善正人之惡這便是所存乎身的不怒了如何能曉喻得他人使他為善而不為惡必無此理所以說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這一句是通結上文人若不能脩身而教於家必不能成教於國所以說故治國在齊

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周南桃夭篇之子是說女子之嫁者婦人謂嫁曰歸宜是善這一章詩說桃樹夭夭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興女子之歸于夫家必能和順以善處那一家的人曾子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能善處一家的人使老安少懷則一國之人自然觀感而化所以說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小



雅蓼蕭篇這一句詩說人能於一家之中既善事其兄又善撫其弟曾子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能善處其兄弟使一家長幼和睦則一國之人自然觀感而化所以說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是詩經曹風鳩鳩篇儀是禮儀忒字解做差字曾子上文引詩咏歎齊家治國的道理其意猶未足於此又引詩說人君一身所行的禮儀無有一些差錯便能表正東西南北四方國都的百姓引詩如此又解詩說人君為父能慈為子能孝為兄為

弟能有愛足以為人的法則然後一國之人皆有所取法為父的也慈為子的也孝為兄為弟的都友愛所以說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曾子既引三詩又總結說一家是一國的根本這三詩所言雖有不同皆是說人君欲治其國在先齊其家之意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前面是傳文第九章解釋經文中齊家治國的意思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曾子說經文中所言均平天下在於先治其一國之人謂何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信  
上指人君說老是父母老老是盡事老之禮興是興  
起長是兄長長是盡事長之禮恤是哀矜孤是幼  
而無父的人倍是違背為人君的能以事老之禮孝  
順自家的父母則下面百姓也都興起事父母的孝  
心為人君的能以事長之禮恭敬自家的兄長則下  
面百姓也都興起事長的弟心為人君的能哀矜那  
孤幼的人則下面百姓也都興起其慈心愛恤孤幼  
不肯違了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絜是度矩是為方的器具

孝弟慈三件上行下效可見人同此心是以君子在  
上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天下之人各遂其願  
也都盡得那孝弟慈的道理不可使他有一箇不得  
其所所以說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惡是憎惡  
不欲如此的意思曾子覆解絜矩二字的意思說假  
如不欲在上的人以無禮使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在  
下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也不敢以此無禮使他  
如不欲在下的人不忠於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上  
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也不敢以此不忠事他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前是先字  
的意思如不欲前面的人以不善待我便以我的心  
度量後面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先加於他如不欲  
後面的人以不善待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前面的人  
也不敢以此不善及於他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曾子  
說如不欲右邊的人以不善加於我便以我的心度  
量左邊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交於他如不欲左邊  
的人以不善加於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右邊的人也  
不敢以此不善交於他

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字是指上文所惡於上至毋以

交 右一節曾子又總結說人能把此心度量這上  
下四旁處得他都要均齊方正不使有一物不得其  
所這便是絜矩之道要平天下須用這道理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篇樂

是嘉樂只是語辭君子指在上的人說曾子引詩說  
可嘉可樂的君子在人上是百姓每的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曾  
子又解說君子在位能體下民之心如飽暖安樂民  
心所好便因其所好而好之使他各得其所如饑寒



勞苦人心所惡便因其所惡而惡之他各適其情以一已之心安衆人之心譬如父母愛養他兒子一般所以說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是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是截然高大的模樣巖巖是積石赫赫是顯盛師尹是指周太師尹氏說周王信用尹氏致得天下亂了所以詩人托物起興說道望着南邊的山截然高大山上的石頭也巖巖的堆着如今尹氏做着太師其名分勢位赫赫的顯盛恰便似那高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着他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慎是謹慎辟是偏僻僂字與刑戮的戮字同意曾子又解詩說凡有國家的百姓每都瞻仰着他不可不常常謹慎若不能盡得那繫矩的道理只管恣一己的偏私既不順民之所好使他飽暖安樂都不得遂又不順民之所惡使他饑寒勞苦都不能免天下之民都生怨恨必然衆叛親離身與國家如何保得所以說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詩是大雅文王篇殷是成湯有天下之號喪是失師字



解做衆字配字解做對字上帝即是上天儀字當作相宜的宜字監是視峻字解做大字曾子引文王詩說殷朝比先祖宗做天子時所行的是件件都合道理不曾失了衆人的心那時天命都歸他所以能對乎上帝而有天下及紂之時所行的事件件都不合道理失了衆人的心遂失了天下後來周家做天子的當要鑒視殷家這上天的大命保守甚難不可失了人心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道字解做言字曾子又解釋說有天下的若能繫矩所行都合着人心則天下的百姓都來歸向而能配乎上帝這便是得衆則得國若不能繫矩所行不合着人心則天下的百姓都不能歸向不能配乎上帝這便是失衆則失國為人上者豈可不以得人心保天命為念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是指在上的人慎是謹慎德是明德曾子因上文不可不慎的言語又說在上的君子當先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的工夫謹慎在己之明德不可有一些怠忽昏昧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人是說得衆有土是說



得國君子既有了這明德那百姓每同有這德的一箇箇都感化歸順這便是有人既有了這衆人百姓居住的地上處處都屬他管轄這便是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財是貨財用是用度既有了國土那地中所生的諸般財貨百姓每都來貢賦與國家這便是財既有了財貨國家諸般日用供給自然都勾用了這便是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德便是明德本是根本末是末稍有德則有人有土而後有財用所以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爭民是使百姓每爭鬪施奪是教百姓每劫奪為人君者以德為外不去自明其德以財為內專去聚斂那財百姓每見在上的人如此也都爭鬪劫奪起來便是為人君的教他一般所以說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是承上文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百姓每都爭鬪劫奪如何得相聚所以說財聚則民散若是以德為內以財為外則百姓每都愛戴歸向如何得離散所以說財散則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言是言語悖是違悖不順理貨是財貨曾子承上文  
說人若有不順理的言語出自於我加于他人他人  
也把那不順理的言語加到于我正似那財貨一般  
若有不順理取將進來的終也不順理散將出去這  
是必然之理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  
誥是周書命是天命道是言曾子又承上文引周書  
康誥篇說上天之命不可為常這是說為人君的若  
能絜矩而散財得民便得了天命而國家可以常保  
若不能絜矩而亡身殖貨便失了天命而國家不可  
保矣天命不常如此為人君的豈可不思所以保之  
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是楚國史  
官所記的言語寶是貴重的物楚書說王孫圉聘於  
晉晉趙簡子問楚國之寶何在王孫圉說我楚國不  
以金玉為寶只是有德的善人便當做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是晉文公  
舅姓狐名偃字子犯亡人是指晉文公說比光晉文  
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以後文公的父獻公薨逝了



秦穆公勸文公歸國以取富貴故舅犯教文公對他  
說出亡在外的人不以富貴為寶只以愛親為寶若  
不去哀痛思慕其親却去興兵爭國便不是了此兩  
節曾子引來皆以明不外本而內末的意思

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 秦誓是周書篇名秦穆公告誓群臣的言  
語斷斷是誠一無詐偽的意思技是才能休休是和  
易正直好善的意思容是容受曾子引秦誓說若有一  
個大臣斷斷然誠一沒有別的才能只是易直好  
善容受得人無有甚麼物可比他的度量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這一個大臣能容受得人他見  
天下有才能的便心裏喜好恰似自家有這才能一  
般略無一些嫉妬的心其能容人之才如此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彥  
是美士聖是通明不啻是不止的意思大臣見有德  
性美好通明的人心裏愛得深切不止如他口中所  
言其能容人之德如此這可見他於有才有德的人  
着實能容受得無一些虛假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以是用保是安黎  
民是黑髮之人指天下的百姓尚是庶幾利是利益



人君若能用人這等有容的大臣必能保我子孫常饗富貴保我黎民常饗太平於國家豈不有利益哉這說人君用大臣得其人則其效驗如此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考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媚是妬忌惡是憎嫌違是拂戾不相合的意思俾是使秦穆公又說若做大臣的其心裏容不得人見箇有才能的人便妬忌憎惡不待見他見箇美好通明的人與他便不相合使不得進用這等的人是他卑 褊淺着實無容人之量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殆是危殆不安的意思穆公又說人君若用這等不能容人的做大臣如何能保輔我的子孫又如何能保愛我的百姓子孫百姓也都保不得國家必然危殆不安了所以說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仁人是指在上的人說放是放棄流是流徙迸是趕逐的意思曾子說這等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唯是仁人在上知其為惡十分惡他或放棄之或流徙之務要趕逐出外夷地面去不容他在中國以為善人之害

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曾子又引孔子之言



說唯仁人放流這媚疾之人以保安善人使不受其  
害是能盡愛人之道禁伐凶人使他不得肆其惡是  
能盡惡人之道蓋由仁人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  
正如此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賢是有才德的好  
人命字當作慢字曾子人君見那有才德的好人却  
不能舉用雖知要舉用又不能急急然早先用他使  
在朝廷之上這便是怠慢了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不善是無才無  
德的惡人過是過失曾子又說人君見那無才德的  
惡人却不能黜退雖知要黜退又不遠遠的逆諸四  
夷不與同中國這便是過失了這一節是說人君知  
所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的蓋進善退惡是人君  
第一件事若雖知好善而不能進雖知惡惡而不能  
退則賞罰不明賢否無別何以致天下之治哉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曾子說無才無德的惡是  
衆人之所同惡人君於那衆人所同惡的不能退而  
遠之反去信任他便是好人之所惡有才有德的好  
人是衆人之所同好人君於那衆人所同好的不能  
進而用之反去疎斥他便惡人之所好這好惡全



失其道矣

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是違逆的意思菑是  
災害逮是及好善惡惡是人之本性人君好人之所  
惡惡人之所好便是拂逆了衆人的本性人心便都  
不服必然衆叛親離亡家敗國一身也保不得其災  
害無甚於此所以說菑必逮夫身人君所惡不明其  
害至於如此可不謹哉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  
是說有位的人大道是脩己治人的大道理忠是發  
於己心而自盡信是循於物理而無違驕是矜高泰

是侈肆曾子承上文說有位的君子脩己治人有箇  
大道理必要發於己心而自盡循於物理而無違方  
纔得了這大道理若是矜高自尊侈肆自縱必然失  
了這大道理曾子此章既引文王詩說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衆則失國又引康誥說道善則得之不  
善則失之到這裏凡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天理  
存亡之幾決於此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 生是發生衆是多寡是少疾是速舒  
是寬恒是常久曾子說財貨雖是末事然國家用度



也少不得若要發生這財貨自有箇大道理財貨出於土田須使百姓每都去耕種不要間了這便是生者之衆百姓每納得賦稅與臣做俸祿無有冒濫喫俸祿的人這便是食之者寡百姓每耕種要宜趁趁時候不妨誤了他這便是為之者疾國家用度時必須酌量樽節常有些餘剩這便是用之者舒人君若能如此則財自然常常足用了這便是生財之道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是發起來的意

思曾子又說仁德之君知道這生財的道理不專取民之財使百姓每都富足則百姓每都來歸向他其

身自然發達起來這便是以財發身無仁德的君不知生財的道理雖身弑國亡也不顧只管橫取於

民積聚那財貨起來這便是以身發財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曾子說在上的人果

能好仁事事都愛惜那在下的人則在下的人必能好義也事事忠愛那在上的人豈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的好義的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義是在下的人箇箇義必能每事盡心向前去做朝廷的事豈有幹不了的事既幹了則上安其位下



其分安富尊榮府庫之財常常保得又豈有悖之患哉這是說以財發身的效驗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畜是畜養馬四匹為乘察是留心的意思豚是猪孟獻子說養四匹馬的人家是士初試為大夫的他已有俸祿了不當留心去養雞豚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冰的他俸祿愈加厚了不當去養牛羊這都是說做官的不當與民爭利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獻子又說有百乘的人家都是百姓每供給不當養聚斂之臣蓋聚斂的臣剥民膏血以奉其上不比盜竊之臣止盜府庫之財而禍不及民故君子與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曾子又解釋說獻子此言是說國家不當以利為利只是好義自然有利是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長是君長自是由曾子說人君之治國家不肯脩德專務聚財害民必有小人引道得他如此

彼為善之 這一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不可解



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菑是天菑害是人害善者是有才德的好人曾子又  
說人君若用小人治國家他聚財害民無所不為必  
然致得天菑人害一時並見到這時節雖去用那好  
人也救不得了所以說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曾子又重說這兩  
句解獻子之言見得國家不當以利為利只以義為  
利蓋義利之分不可不察故於篇終深致意焉為人  
君者所當知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這前的說話是大學傳

的第十章解釋經文中治國平天下的意思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  
夫 朱子說曾子傳大學總是十章前面四章是總  
論明德新民止至善三件綱領的章旨意趣後面六  
章是細論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八件條目的次第工  
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 朱子又  
說第五章論格物致知是明善窮理的要法第六章  
論誠意是誠實此身的根本

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明善誠身這兩件在初學用一尤是至切要的。務  
讀這書的不可把做淺近忽略看過須知成已成物  
為聖為賢皆自此始



程